

学习列宁著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楊 甫



A821-2  
35

湖北人民出版社

56

學習列寧著  
“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楊甫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新新印刷廠印刷

787×1092耗 $\frac{1}{32}$ 開·1印張·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3,000

統一書號：3106·91

定 價：（5）0.09元



在1918年10月至11月間，列宁曾以“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同一題目写了兩篇文章：一篇是短文，在当时的真理报上发表，一篇是較长的，出了小册子。这两篇文章的内容是一致的。列宁写这两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駁斥考茨基写的“无产階級专政”一書的錯誤观点。

列宁和考茨基爭論的中心問題是国家政权問題、无产階級专政問題。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个問題——国家政权問題变得如此突出，如此尖銳，而成为当时爭論的中心問題？这就不能不回顾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了。

1918年及其前后的几年是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是个偉大的时代。如象大家所知道的，当时历史发展的具体特点是这样：第一，四年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造成了空前未有的破坏，战争削弱了资本主义的力量，帝国主义国家有的被打败了（德、奥），有的被削弱了。第二，偉大的十月无产階級革命冲破了资本主义战綫最薄弱的一环——俄国，在世界六分之一的領土上，出现了第一个工农政权的国家——无产階級专政。第三，由于几年反动战争所造成的后果，在欧洲，在许多国家里如德国、匈牙利都爆发了无产階級革命，甚至在英国、法国、意大利也使人们感到日益增长的无产階級革命的气息。就在这种条件下，就在这个时候，无产階級革命問題，无产階級取得政权問題，

2633/25

在許多国家中已实际地摆到日程上来了。从而，国家政权問題，无产阶级专政問題就变得如此突出，如此尖锐了。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說：“考茨基在他那本小册子中講到的基本問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內容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問題。这个問題对于世界各国都有极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先进国家，尤其是对于各交战国，尤其是在目前。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这是整个无产阶级階級斗争的最主要的問題。”

正是因为这样，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就很敏感，昨天还是互相火拚的帝国主义强盜，今天就变成联合起来进攻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年輕的苏維埃政权的战友。而在世界工人运动的队伍中的一切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以及工人階級的叛徒們，都站在资产阶级立場上曲解馬克思主义，歪曲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学說，叛变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叛徒考茨基就是这样做的。列宁曾經指出：考茨基对馬克思主义最大的曲解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問題。考茨基口头上也談馬克思主义，而實質上則以机会主义来曲解馬克思主义；他口头上也拥护无产阶级革命，而實質上他則不愿意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这种立場、观点和资产阶级利益是完全符合的。考茨基完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

只承認階級斗争，只承認无产阶级革命，还不能算是馬克思主义者；承認階級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资产阶级也会承認階級斗争，只是不容許推翻资产阶级的統治，不容許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一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政权的被推翻，意味着一切剝削制度和私有制的消灭，意味着資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实现。所以国家政权問題是革命的基本問題。无产阶级专政問題是馬克思主义的主要点。馬克思 1852 年 3 月 5 日給

約·卫登麦尔的信中对于这个问题曾經这样说：“……至于講到我呢，那么無論是发现近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彼此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了这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則早已作过对于各个阶级的經濟解剖了。我所作出的新东西就在于証明下列几点：（一）阶级的存在仅仅是跟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进到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sup>①</sup>

为了捍卫馬克思主义，为了保卫苏維埃政权，为了促进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写这篇文章，揭露出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本小册子中所犯的基本理論錯誤，就是他用机会主义曲解了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說的叛徒本質，这在当时無論在理論上或在实践上无疑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是将近四十年以前的情况和問題。今天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人类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大战中和大战后，资本主义制度在許多国家里崩潰了，欧洲和亚洲許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苏联已經不是资本主义世界汪洋大海中的孤島，經過了四十年来的考驗，事实証明了，苏联是最优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不只在苏联一国存在，它已成为世界体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这个社会主义陣营拥有近十亿人口、雄偉的物質力量和深得人心的政治威信。在力量对比上，社会主义力量已超过了资本主义的力量。正如毛主席所說的，現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5页。

風了。這就是人類歷史發展現階段的特点。因為這樣，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的覺悟也大大提高，他們反對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鬥爭力量也空前的壯大了。現在是條條道路通往社會主義的時代，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變得更加重要了。

正是如此，各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竟花費數以億計的美元，派遣特務間諜到社會主義各國來進行顛復活動，幻想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實現資本主義復辟。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就活生生地証明了這點。

在這十分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今天，國際工人運動的隊伍中，也出現了修正主義，這是一些共產主義隊伍中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立場動搖和意志不堅定的人，受到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結果。修正主義，就是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來閹割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首先是閹割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點——無產階級專政。修正主義者借口反對教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來歪曲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原理；他們借口考慮“民族特點”來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他們借口反對“宗派主義”來取消黨組織或黨的作用；他們借口黨的“民主生活”來取消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黨的紀律；他們借口“獨立思考”來否認社會主義國家團結的重要性；他們尤其是用各色各樣的借口來反對或取消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有的說：“官僚主義是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產物；”有的把專政和民主對立起來，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沒有民主；”有的說“由於社會進化的必然結果，一個國家自然而然地會走到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對於工人階級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有的更狂妄地說，“現在是原子時代，即使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主客觀條件已經成熟，但由於原子彈的恐怖也應當放棄這種行動”。如此等等。這種修正主義的思潮，是一種資產階

級思潮，是世界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表现之一，也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世界工人运动、反对社会主义的影响和反对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傳播的武器。所以我們必須充分地認識，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險性。为了捍卫馬克思主义理論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社会主义，我們必須对修正主义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目前我国的整风运动中，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的进攻，固然有多方面，但主要的锋芒是針對着我国的国家政权問題和共产党领导問題，而这两个問題又是分不开的联系着。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灵魂。凡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也就必然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由此可見，为国家政权而斗争的問題，不是緩和了，而仍然是尖銳的；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不是“过时”了，而是更加重要了。因此，在今天，在全国人民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取得巨大胜利的今天，我們来学习列宁这篇偉大的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二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篇著作中，所談到的問題較多，所涉及的范围也較广。但最中心的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問題。

列宁紧紧地抓住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中心問題，以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以俄国苏維埃政权建設的經驗，深刻地闡明了其他的問題，尖銳地揭露和駁斥了考茨基的曲解馬克思主义

的机会主义的实质和背叛无产阶级的行为。以下我们就三个问题介绍这个著作的中心内容。

###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 国家的学说，是一种科学。

象大家所知道的，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国家政权问题是革命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点，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取得政权；有了自己的国家政权，有了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得到一切。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争取革命胜利”。那么胜利的标志是什么？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底”是什么？这个标志、这个“底”就是要取得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在国家政权问题上，我们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是革命主义还是改良主义，如何对待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判断的主要关键。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不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一种科学结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所得出来的科学结论。这种科学结论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阐明了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科学结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

而考茨基怎么说呢？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个“词”，只是马克思偶然说出来没有什么意思的“名词”，或是马克思一时的“失言”。这即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必然的东西，而是偶然的东西；不是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研究所得出来的科学结论，而是一种马克思冲口而出的抽象名词。这完全不是事实，



这是考茨基对馬克思的国家学說的恶毒的曲解和誣蔑。

考茨基还認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建立起来的苏維埃政权，是布尔什維克党发明的，它不能适用于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这即是說，俄国的苏維埃政权不是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專政理論在俄国的实现、具体化，而是俄国人造出来为自己用的；西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不需要这样的政权——以苏維埃为形式的无产阶级專政。这完全不是事实，这是考茨基对俄国苏維埃政权、对布尔什維克党的无耻的誣謗，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叛。

考茨基沒有、也不愿意对无产阶级專政下个定义。列宁不但科学地給无产阶级專政下定义，而且从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論証了无产阶级專政是馬克思的国家学說，是一种科学，而不是一个偶然得来的抽象的空洞的“詞”。

列宁給无产阶级專政下定义說：“革命的无产阶级專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維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这个定义是說：第一，无产阶级專政不是别的，而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統治的国家政权；第二，这个无产阶级專政的政权，不但是用暴力手段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过来，而且还要用暴力手段来对付资产阶级的反抗而維持和巩固它；第三，这个无产阶级專政的政权，是一种革命的权威，资产阶级的法律固然不可能限制它，就是无产阶级的法律也不会限制它，因为无产阶级的法律只能是反映无产阶级專政的利益和意志的。这个定义的内容，既明了而又确切。对无产阶级專政問題，不仅列宁是如此的明了而确切；而且馬克思、恩格斯也同样是如此的明了而确切。列宁用鉄一般的历史事实証明了这点。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說到胜利的工人阶级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时說过：无产阶级应“用强力推翻资产

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又說無產階級鬥爭的目的是，“使無產階級形成爲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得政權。”<sup>①</sup>無產階級成爲統治階級的国家政權難道不是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嗎？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樣都認爲1871年的巴黎公社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說：“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對占有者階級進行鬥爭的結果，是終究發現了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sup>②</sup>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紀念時，即1891年所寫的“法蘭西內戰”一書的“導言”中更明確地說：“近來，社會民主主義的庸人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就吓得大喊救命。諸君，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sup>③</sup>馬克思還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說過：“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前者變爲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與這個時期相適應的是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不能是別的任何東西，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sup>④</sup>

考茨基把馬克思總結他全部革命學說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著名論斷稱爲“一個詞”，這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這簡直是侮辱馬克思，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列寧還說：“考茨基不能不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無論在書信或著作中，都曾多次談到無產階級專政，尤其是在巴黎公社的前後。考茨基不能不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至1891這四十年間，根據1848年革命

---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0、21頁。

② 同上書，第501頁。

③ 同上書，第464頁。

④ 同上書，第2卷，第31頁。

尤其是1871年革命的經驗，曾屢次談到無產階級‘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任務，而‘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公式不過是在歷史上更具体、在科學上更确切地說明這個任務罷了。”

很明显，列寧這段話證明了無產階級專政決不是馬克思偶然的“失言”，也不是布爾什維克的“發明”，而是馬克思的國家學說。考茨基企圖把這個學說貶低為一個“詞”，就是露骨的背叛無產階級革命的行為。

現在象考茨基那樣的認為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的言論，似乎沒有聽見過。但是，貶低、歪曲、誣蔑無產階級專政在新的情況下也有新的說法。

一種說法是：馬克思主義是19世紀的產物，是當時無產階級鬥爭經驗的總結。但到了一百年以後的今天，情況大大變化了，馬克思主義“過時”了。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也“過時”了。資產階級和各國的右翼社會黨人以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中提出關於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多种形式問題為借口，來反對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攻擊共產黨人以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主張。他們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只不過是歷史人物，他們的理論，不僅是過時了，而且是錯誤的。他們公開宣布：近代社會是朝着完全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預言的相反的方向發展的，並狂妄地主張以一種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兄弟般的友好”來代替所謂“無用的”、“起壞作用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自然，這些人的居心和用意我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們的真正目的不是別的，正是企圖隱蔽下面這樣的事實：一方面是億萬的不久以前是被剝削被壓迫的勞動人民，已從資本主義制度下解放出來，而走上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和過着幸福生活的道路。還有千百萬的勞動人民同他們的剝削者和壓迫者的解放鬥爭，也日益尖銳起來。另一方面，

是右翼社会党人則日益地依附于帝国主义資產階級，并且和資產階級結成联盟，来分裂和破坏工人階級的团結。

另一种說法是：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惨无人道的沒有民主自由的黑暗統治。所謂“斯大林主义”、斯大林的錯誤，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产物。利用斯大林的錯誤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这种論調，外国有，中国也有。关于斯大林的是非功过，我們党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和“再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两篇文章中，已做了公允的評价。尽管斯大林有錯誤，但他仍不愧为一个偉大的馬克思主义者和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斯大林的錯誤是由于他个人思想毛病所造成，而絕非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所使然。修正主义者把斯大林的錯誤說成“斯大林主义”是别有用心的，是企图歪曲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成就的。

还有一种說法是：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不民主，不完善，不如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民主。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好。資產階級右派說：学习馬列主义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人民民主专政造成官僚主义；共产党的領導造成宗派主义。所以他們有的說“要用革命的手段来改变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有的要用“政治設計院”、“兩院制”来代替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总而言之，就是要用資產階級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由此可見，資產階級右派和我們的爭論問題，并非民主够不够的問題，而是要不要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领导的根本問題。資產階級右派和一切人民的敌人一样，說我們无产阶级专政不民主，那是証明我們做对了，并不是証明我們做錯了。如果誰相信了他們的話，誰就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来反对人民。

这些情况說明，当无产阶级革命在更多的国家里取得胜利，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在更多國家中具體地實現的時候，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者、右派分子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曲解和攻擊的花樣也就更多，而手法也就更巧妙了。這是我們必須時刻加以警惕的。

### 關於暴力奪取政權還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

如上面已經提到的，國家政權是革命的基本問題，它是一切政治鬥爭，一切階級鬥爭的焦點。爭奪政權問題即是爭奪誰對誰統治問題。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作為上層建築的國家政權，則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是保護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的有力武器。資產階級要保護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就必須首先保護它的國家政權；無產階級要推翻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也必須首先打碎資產階級緊緊掌握在手里的國家政權這個武器，並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來代替它。馬克思早就指出：無產階級革命需要批判的武器，但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所謂武器的批判，即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物質力量——暴力，這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權威。

上述這些是馬克思主義的顛撲不破的真理，可是考茨基對這個真理做了可恥的掩瞞和歪曲，而暴露出他的叛徒的立場。

考茨基竭力使人相信，馬克思所講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指的革命暴力，而是指的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和平地”獲得大多數。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無產階級以暴力對付資產階級，而是“個人獨裁”。考茨基還不顧具體的歷史條件，他借口馬克思在19世紀70年代曾經認為英國和美國可能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論斷，作為他曲解和叛變馬克思主義的論據，而把馬克思變為庸俗的自由主義者。

列寧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經

驗，痛斥了考茨基的欺騙和謬論。列寧指出馬克思在19世紀70年代認為英國和美國可能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事實。當時這種可能性是有其一定條件為根據的。這些條件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全盛時期，壟斷前的資本主義，由於它的根本的經濟特點（以英美為典型），這個時候英美這種國家還沒有發展成為官僚軍閥制度，軍國主義制度，所以和平轉變是可能的。但是到了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由於它的基本的經濟特點，這些國家到處發展了官僚軍閥制度，到處發展了軍國主義，而這種官僚軍閥制度則是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最主要的機構。在這些條件下，資本主義就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從而和平轉變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考茨基“忘記了”這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所以列寧指出考茨基“在談論和平轉變或暴力轉變是怎樣標本和怎樣可靠的問題時，竟‘不注意到’這一點，那就等於墮落為資產階級最下流的奴僕了。”何況馬克思就在當時認為英美有這種可能性也是一種例外，而決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普遍的規律。

列寧更確切地指出，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用暴力對付資產階級；當存在着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的時候，這種暴力尤其需要。考茨基的偽造歷史、借口馬克思說過“和平過渡”的詭辯，其目的不是別的，正是如列寧所指責的是“使革命暴力化為烏有，使暴力革命化為烏有”。取消了無產階級革命，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

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必須用暴力來推翻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打碎它的國家機器；並且以新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來代替它。否則無產階級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基本思想，在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中體現得很深刻。

巴黎公社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次嘗

試。它的偉大的历史意义是大家都明白的。但它只存在七十天就失敗了。馬克思總結这个失敗的主要原因有二条：第一条是由于“公社”对資產階級（退到凡尔賽之后）的“寬大”、“良心上的躊躇”、不坚决地向凡尔賽进军。对資產階級的国家机器打碎得不够坚决，打得不够彻底。第二条是中央委员会（軍事领导机关，指当时的国民軍的中央委员会）太早地把权力讓給“公社”（因为“公社”内部是复杂的）。所以馬克思从巴黎公社中得出一条最重要的經驗教訓，这就是无產階級革命不是簡單地把現成的国家机器从一手移交到另一手，而是要把它打碎，而且要彻底打碎。

无產階級专政是无產階級以暴力对付資產階級的反抗的基本思想，在我国革命斗争經驗中也体现得至为深刻。在这个問題上的坚定的立場是特別重要的。大家知道，1948年冬至1949年春的这一时期，是我国革命取得胜利、人民取得政权的關鍵时期，因而也是政权斗争最紧张最尖銳的时期。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國革命眼看就快要胜利了；另一方面，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快要垮台了。在这时候，正是在这时候（1949年1月—4月）国民党反动头子蔣介石和李宗仁发动了一次“和平”阴谋，要求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談判。他們派出了和談代表，并提出了和談条件。这些条件表现在1949年元旦蔣介石发表的向中国共产党求和的声明中。蔣介石在声明中宣称：“只要和議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因此而違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統不致中断，軍隊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則我个人更无复他求。”这里的中心問題是什么呢？显然中心問題是要求保持

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不要打碎它的反动的国家机器。如果“中华民国”的国体、政体、法统、宪法和军队都保存下来，不要破坏，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怎么能够赢得胜利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能够诞生呢？

不用说，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这一问题是有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的。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十分洞悉敌人的阴谋，认为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毛主席针对着蒋介石的“和平”阴谋，代表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月14日发表了著名的时局声明。毛主席宣布：中国共产党认为在下列几个条件的基础上是可以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里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无疑中心问题也是国家政权问题，是要打碎国民党反动国家机器（尤其是军队），以新的人民民主政权来代替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问题。

显然，针锋相对的斗争的焦点，是在国家政权问题上，是在要不要以暴力打碎反动政权并以新政权来代替它的问题上。

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用谈判办法不能解决，就只好用暴力革命方法，即“武器的批判”来解决。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了毛主席所提出的八个条件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便于1949年4月21日下达了大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



卫中国領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在这命令下，我百万雄师渡长江，人民解放軍发动渡江战争后的第三天，即1949年4月23日就解放了南京，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就宣告灭亡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誕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中国革命如何夺取国家政权的經驗，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做了如下的总结：“同反动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战的。即使在战争期间，凡能和平解放的地方，例如北京、綏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我们都做了争取、接洽和谈判的工作，实现了和平解放。但是当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时候，人民拿起武器来是完全正确的。反对人民这样做，要求人民向进攻的敌人屈服，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路綫。在这里，究竟采取革命的路綫，还是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綫，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是否应当取得政权的大问题。我们党采取了革命的路綫，因而有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sup>①</sup>

可是，这决不是象我們的敌人所責备和攻击我們的那样，好象无产阶级無論在任何情况下都将采用暴力手段。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愿望是通过和平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这种可能如果实现，对于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是有利的。但是当剝削阶级对人民采取暴力、坚决反抗革命的时候，我們就不能不考虑到采用暴力革命来取得政权。列宁主义告訴我們，而且历史經驗也已証明，統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讓出政权的。所以，无产阶级是采取这一种方式或那一种方式，即采用和平方式还是采用暴力手段，与其說是取决于无产阶级，无宁

①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6頁。